

梦幻系列



COCCO香奈儿女郎



台 茹 梦 湾

梦幻经典系列

香奈儿女郎

台湾 茹梦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虹
封面设计:黄玲

梦幻系列
香奈儿女郎
作者:茹梦(台湾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28 千字 6 印张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04-03183-0/O·A·542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“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！”

纹丽冲到两位好友的面前，双手合十地道歉说：“真的非常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让我猜——猜，是不是又是哪个新上市的精品今天到货？又是 coco？”

“唉，知我者莫若“苹”。你猜对了。”笑嘻嘻地她一屁股坐到两位好友面前，顺便跟侍者点了最大杯的长岛冰茶，“我渴死了，排队排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抢到这一季的新品。”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瓶美丽水晶瓶装的香水，“这是一季 coco 最新上市的香水，浓郁迷人的香气，真的是术美了。我已经等了半年，好不容易在台上市，我当然林第一个抢购哦！”

瓜子脸、又拥有一头如黑瀑般美丽直发的琛苹吧气兼摇头，“我看你真的是没救了，小纹。死命的赚钱，日常生活节得让人看不下去，可是只要是香奈儿或是古奇这些名牌精品，没有一样逃得过你的快手快眼。我真的不懂你的花钱哲学耶，平常人会花上万元只为了买一条裙子吗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，就像你怎么穷，一看到书的标题与

“考古”或“历史”这两个字有关的，马上就抢下来买一样。对我来说，我最爱的钞票如果能花用在我最爱的“精品”上头，相信那些钞票如果有灵也会感激得痛哭流涕，因为我将它们花在我最心爱的事物上头，这一点都不算是浪费啊！”纹丽大口的吞了口冰茶，“嗯，好棒。就像这杯冰茶一样，因为我现在对它的渴望与需求是百分之百的，所以这点钱花的价值也是百分之百，明白吗？这就叫做经济学。”

一旁看着两人对话安静的子京笑了起来。“你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论也跟人家冠上经济学三个字，以前大学里教你经济学的教授要是听到了，不哭死才怪。”

“哈哈，还好意思笑我呢，子京，难道你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得不得了，就算是为它卖命都无所谓的东西吗？”

“是没有呀！”向来对于名利金钱淡泊的子京耸耸肩说。

“我看你才是怪物呢！”纹丽噘着唇，气嘟嘟地靠回椅背。“寻常人都会有一两样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不是我不想，只是我比较能接受现实而已。有些东西不管你怎么想要它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。花了大把的精力或钞票去得到的，难道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？”

“哇，你这句话意有所指喔！”纹丽挑高一眉，寻求战友。“瞧瞧，阿苹。你说这家伙是不是指桑骂槐，对我们俩的行径有很大的意见啊？”

保持中立立场，没有中了纹丽的激将法，苹微笑着说：“我个人觉得这是个满好的讨论议题。如果让你们选择的话，你们觉得女人最大的财产是什么？美貌、金钱或

者是智慧？”“我选钱！”纹丽二话不说地扬手，“最好是像麻雀变凤凰一样，有个有钱又帅的男人看上我，把我带回家。哈哈，只要有钱，美貌和智慧都会手到擒来的。”

琛苹嗯了一声，依然微笑着问说：“你呢？小京。”

“我……”她沉吟着，思索了一会儿，“我想是美貌吧，现在这个世界很现实，外貌出众与否就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梵运。现在不是很多偶像艺人什么也有会，只靠包装的外表就能获得一堆少男少女的支持吗？再看看现在什么媚 X 峰、最佳女 X 角的店如雨后天春笋般一家家早出来，更说明了现代女性对于自身美丽的渴求。脑袋里面的东西，或者是有没有钱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了外表，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自动送到眼前。”

“光问我们不公平，你的答案呢？阿苹。”

“当然是——脑袋。”以自信沉稳的笑，琛苹说道：“这个时代靠男人或者靠财产都太不可靠了。俗话说：“靠山山倒”。女性唯有自力救济、自立更生，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、速食爱情的世界里存活下来。”她指指自己的发边，“要知道，钱有花光的一天；男人有分手的一天，美貌总会老去凋零，只有脑袋里的东西是真正属于自己的，所以里面的知识越丰富，能应付的情况也越多，也越能令自己成功。真正的麻雀若是想变凤凰，只有自己充实自己。”

“去和你的书谈恋爱吧！我可要继续累积我的财富。”纹丽摸着她可爱的 coco 香水瓶说：“我爱死它了。”

“子京叹口气说道：“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和你这怪胎凑在一起。”

“因为呀！”琛苹说：“谁教我们从小就和这位“钱嫂”结了不解之缘呢？虽然是损友，也不得不交下去罗！”

“好哇，我是损友，你们两位就好得不得了罗！”伸出长长的五爪，“瞧我的搔痒大功，别躲！”

“救命、杀人哟！”

三个女人在 pub 里疯狂地笑闹成一团。



从车站走到她租的小窝只需要十分钟的步行，这也是当初纹丽会看上这栋出租公寓的最大原因，虽然这栋公寓很破旧、里面的住户也是形形色色的，但是就交通方便与租金便宜这两点来说，绝对是万中选一的。

不过当她走过小苍时，还是不免有点提心吊胆，都市令人诟病的治安问题，真的是令所有夜归的单身女子人人自危呀！幸好路灯挺讽的，否则她恐怕就真的会用跑的跑回家了。

“噢，妇痛喔！”不知什么东西突然从上面扔了下来，刚好击中她的脑袋。“喂，上面的人别乱扔东西，有点公德心好不好，万一砸破了我的头……”噢，四周没有建筑物呀？怎么会有东西从上面扔了下来呢？太奇怪了。

她不禁四处张望着地上，“该不会是老天爷降财富给我吧？哈哈，说什么梦话嘛！啊，就是这个砸到我的！她蹲下身子拿起那个木刻品，移到路灯下仔细看了看。“什么嘛，原来是土地神像。为什么会从天掉下来砸中我呢？真奇怪。”月亮底下的怪事特别多吗？“虽然是小神像也是不能随便乱扔的，我看还是先带回家再说吧！”

太失礼了，小丫头，我可不是土地神。要是你对我好一点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帮你实现的。

掏出钥匙，三步并两步的爬上四层楼梯，纹丽迫不及待的想回到自己甜蜜的小窝，洗个香喷喷的美容澡，今天是周末也是她特赏自己一个礼拜辛勤工作的日子，这代表了完全令人放松的泡个香澡，然后抹上她最爱的娇兰香油，浑身上下都会感染那份奢侈的愉悦感，啊，越想越让人高兴。

她微笑地掏出自己钥匙，边哼着小调打开门。喀答，就在她斜对面同样的出租小房间门缓缓地打开。

“嗯……我要走罗，甜心。”女人沙哑诱惑地伸出手抚弄着男人的下巴，“临别前再给我最后一吻吧！”

男人低下头，似乎完全不在乎过遭人的目光，与女子热情的交换顾缠绵至极的一吻。女人满意地喘着气，“啊……嗯……不行了，再这样下去就走不了了。”

男人愉悦磁性的性感声音回道：“你不是有门限吗？”

“讨厌，碰到你谁还记行什么门限呐。”

“别撒娇了，快回去吧，我不想引起人的家庭战争。”他为她转了个身，轻轻地推她往楼梯之处，“拜拜。”

嘟着嘴，依依不舍地她摆出最后的媚眼，“要再打电话给我喔！别忘了，一定要记得喔！”

男人没有应声回道，仅是挂着笑脸，看着她离开。

真……真讨厌，居然撞见了人家亲密的画面，就算是演电影也没那么……纹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有热辣的火气。还是快点回房吧！心里这么想，手脚却有点不太

听使唤，那男子正要关上门，好死为死竟然与她视线相遇，两人僵持了一秒，还是纹丽慌忙地扯开视线，不敢接触那双犹豫带电力的黑眸，低头专心地开锁。

“喜欢你看到的吗？香奈儿小姐。”

那揶揄兴挑逗的口气让纹丽羞怒起来，真是莫名其妙，她又不是故意看到那一幕的。既然人家都有胆子演出如此养眼画面，她干嘛要不好意思？这样一想，她就理直气壮的回头说道：“差强人意，花花公子先生。”

他轻笑起来。“今天又去大肆采购了吗？”意有所指的目光，看向她的购物袋。

“又换女朋友啦？”她回嘴，目光不偏不倚的撞上他。糟糕，她的心跳加速了。没办法，那么强烈的性感微带堕落的目光，分明是色引人的眼神嘛！这男人……就算她掉开目光也不太对，因为他半裸着胸膛，底下也只穿着条黑色运动短裤，好像怕他那傲人的赤铜色肌肤结实没有半点赤肉的身躯，会少了一点电灯泡光线似的，那平坦的小腹也很容易引人想入非非……

勾着双臂，他开散地靠着门框，“请别用视线强暴我，小生怕怕。”

“哈，像你这种瘦排骨，我天天到菜市场猪肉摊上都看得到！”她越是想将钥匙插入门洞上，越是无法顺遂，指尖在发抖呢！太丢脸了，希望那自大鬼没发现。

“如果门打不开，我的建议是换一把钥匙试看看。”

“哼，当然啦，经验丰富如你，大概没有开不了的门，上不了的——”她想讲什么啊！纹丽警觉地以一声咳嗽

带过，冷静一点，别让这种恶质又低级的男人影响了你。
“多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劝你还是赶紧把那身肉关回屋子里去，免得貽笑大方。”

“供你参考，不过不少人还很喜欢我这身……肉。”

真想骂他不要脸。“哈哈，那些人可能对于排骨不特殊喜好，可惜这儿不是迈阿密海滩，不然你就可以适得其所，天天在天体营里玩个痛快。对了，AIDS 这种病毒看到你这种人最喜欢了。希望你够“幸运”。

“啧啧，这种说法有点不太客气。”他挑起坏坏的一眉，“本人向来很小心，绝不会从事不安全的性。”

差点让纹丽呛到，这男人还有什么不敢说的。她急急换了把正确的钥匙，这次一插就进去了，转动着门把，“你的谈话真是术“有趣”，我跟不上，晚安。”

“等一下，香奈儿。”

“我不叫香奈儿，本人有名有姓。请你别乱喊。”她怒目以瞪。

“抱歉，不过住这儿的人哪个不知道 403 室有位热爱香奈儿等等精品的疯狂女子呢！何况，我还不知道你姓啥名叫什么，不是吗？请问芳名。”

告诉他……有损她交友原则，可是不告诉他又会被叫“香奈儿小姐”。两相权冲，纹丽咬咬牙，“林纹丽。”

“裴皓晟，请多指教。”

忽略他伸出的友谊之手，她掉头要走进屋内。

“纹丽。”

她马上回头狠狠瞪他一眼。“还有事吗，“裴”先生！”

“我想那个被遗忘在地上的香奈儿包包应该是你掉下的吧？”他恶作剧的笑意闪烁在眼底。

火速地捞起地上的包包，纹丽进屋并且砰地大声的关上门。门外好像还有属于男性爽朗的笑声传来。“楞恶，破坏我一天的好心情，混蛋！”

倒向软软舒服的床垫，总觉得心跳还没恢复正常，踢开脚上的低跟鞋子，不期然眼前又浮现那张半笑半讽、微带几分邪恶气息的脸。让那种人占据她的思想，根本是浪费她的大脑空间！

裴皓晟，搬进来不过一个多月，但是同住一栋出租公寓的人大半都知道这个人了。不止是因为他身边常常有许多美女出入，而且三天两头都可看到他又换了个女伴。一开始大家还以为他是什么演员或者是模特儿之类的——凭他那张脸及一八五的身材确实有这条件——可是后来她听楼下大婶聊时才知道，他是在某建筑工地靠劳力赚钱的工人阶级。

为什么那么多女人会和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在一起？想必他一定很有一套吧？

纹丽自己就无法接受这一点，光只是因为他的接吻技巧或者床上技巧，就和这样的男人鬼混的女人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？还是她现实多了，想要追她或者有条件让她倒追的男人，一定要养得起她和她的香奈儿。

没错，兴其挑一个只能满足床上需求的男人，她还不如实际些挑一个能让她日常生活快乐的男人。

“唔，不想了。去洗澡、睡觉了。”

“哇……好舒服。”泡个长长的热澡，能让人抛却一切的烦恼，脑内一片清明，心情也特别的放松，纹丽走到冰箱取出一罐乌龙茶，灌下一大口，然后站在窗前享受夏天的凉风。

“对了，喷点新买的香水。”她雀跨地跳到那些购物袋旁，东西翻西找想要挖出她心爱的香水，却有样黑黑脏脏的东西从她的袋子中滚了出来。“这是什么？”狐疑的拿到灯光下一照，“噢，是那个砸到我头上的神像嘛！”

古朴的雕刻显得年代久远，幸好神像约只有巴掌大小，不然地话她的头可能要被砸出个洞了。也不知是认那么没道德，神像岂能乱扔呢？不管怎第说，每样东西被创造出来就有一定的价值，就算不想要他，卖掉也还可以换最后的剩余价值嘛！真是，她生平最讨厌浪费兴不懂珍惜东西的人了。

这是什么神呢？因为平常纹丽没有维持任何宗教信仰，反正该烧的香她就烧，有事时就祷告，管他哪个神能听得见都好，求个心安嘛！现在她倒是真的认不出来这尊神是哪方神圣？不太像传统的佛像，当然更不像耶稣罗！

拂去佛像上沾的尘土，她必恭必敬地将他摆在屋子里叭一的餐桌上，然后双手合十地祝祷说：“暂时请安身在此吧，等我找到哪个庙能收留你的，会马上送你过去。”

折腾一天，突然觉得眼皮沉重，打了个大呵欠，纹丽简单收拾一下东西，就再也忍不住睡神类类的如唤，爬上床沉沉地睡去。

喂，醒一醒，女人，快醒来！

谁呀？别吵我，我还想睡……

现在不是你睡觉的时候，本神的耐性不多，快点醒来吧！

好，好，我起来就是，别吵了。——咦，这儿是哪里？

你的梦境中。

梦境？哇，你又是谁呀！

大胆，怎么可以直呼本神你。要说你才对！哼，要不是见你这小丫头还满有点礼貌，本神才懒得和你罗嗦呢！

（好……好凶的神。）

你在想什么！

没，没什么。（总觉得似曾相识，哪里曾经见到这个神……）

好吧，告诉你，你很幸运碰上本神，为了感谢你善待我的木身神像，现在我特别准许你实现一个愿望，这世界上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只要你说，我就会让你的愿望实现。

（太好笑了，又不是童话故事，难道好作梦梦到阿拉丁神灯的东方版吗？）

你不相信我？

不……不敢。（为什么她得在自己的梦中这么忍气吞声呀？）

说吧，女人，你世界上最想要什么？

（反正是作梦，就当作是作场美梦罗！决定了，陪他玩下去。）什么都可以吗？

什么都可以。不过，不能伤害他人的性命，如果你有想报仇的人，我只能帮你出口气，却不能取他的命，懂了

吗?

噢,放心,我谁的命都不想要。

那就快说吧,时间不多了。

让我做个百万富婆吧,女人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独立。

百万?这点小事算什么。嗯……我知道了,就算是我好心大方奉送,我让你做个百亿富婆,不用谢我了,回去吧!

什……什么?百亿?喂,慢……慢着,我没不狮子大开口要百亿耶!我说的是百万,差那么多个零……喂,消失到哪里去了?等一下,这不是作场美梦而已吗?那百亿手百万还不都只是构,我紧张个什么劲。嗯,真笨。

铃铃铃铃铃铃!

啪地顺手按下闹钟的铃声,纹丽翻了个身,从甜美的梦乡中清醒过来。睁开眼伸个长长的懒腰,“嗯,一日之计在于晨,起床罗!啊,好棒的天气,真是努力工作赚钱的好日子!”

轻松地梳洗后,动手为自己做了顿简单的早餐,纹丽打开收音机,一边看着早报,报上一则头条新闻诱获她的注意力。

陈氏财团负责人昨夜去世,留下庞大财产给自己未曾谋面的孙女。

里面大意是说国际知名财团负责人陈某,生前以神奇的经营术累积庞大的财产,经营层面广达航运、建筑兴金融等行业,但是日前因为癌症去世。由于他生前专注于事业,忽略了唯一的独子,父子向来不合。陈氏继承人对于绘画产生高度兴趣,父亲不乐见儿子沉溺于无用的兴趣之中,将他逐出家门。

而后年老的陈某虽然后悔自己的冲动，但是几番打听之后，却只得到爱子与他离后所娶的妻子因车祸而亡的悲痛消息，孙女也早被不明人士收养而下落不明。

虽然花费庞大的人力试图找回爱孙，但是在他死前仍未获得任何消息。

死后陈某在遗嘱上注明要将所有遗产留给孙女，造成国税局课税与该财团面临经营权真空的状态。现在该财团与政府皆出重赏给任何能提供有关陈氏继承人下落的人，一旦能寻线找到该继承人，将获得高达百万的赏金。

“咻，百万耶！”纹丽轻吹了声口哨，真厉害。有钱人手笔就是不一样，光是一条寻人线索就赏金百万。嗯，台湾钱淹脚目的由来也不是没道理的。可惜这种好事是绝不会落在她头上的，不管怎么说台湾现在就有上千上百的孤儿孤女，想要找到陈氏的遗孤，岂不如大海捞针吗？

“我也自幼父母双亡呀，可是这种好事绝不可能落在我头上的，唉……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有。”纹丽匆匆摺起报纸，喝下那杯牛奶。“该准备出门了，我可不想迟到而被扣薪水。”

礼拜一到五是标准的上班女郎，在某家大型电子公司当业务助理的她，除了那不错的薪水与目前傲视华伦的公司福利让她满意外，她也看上了周六与假日两天休假的优点。。拜周休二日的福，她还能在这两天兼差到电脑排版公司打字赚钱。

没错，辛勤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就是她林纹丽在这严苛的大都会里，最大的生活哲学。人生呀，以赚钱为目的，准没

错。

“糟糕，要迟到了。”

昨天为了帮排版公司赶一份很急的稿子，竟然加班到十点，害得她一回家就累得瘫倒在床上，睡得死死得一觉到天明，发现自己竟然连闹钟响都没听见，一直睡到七点半！这下可惨了，怎么在三十分钟内赶到公司，她的全勤奖金要报销了！

一冲到公寓门口，就看到一辆庞大的重型机车挡在路口，也不知是认这么没公德心，竟然摆着一辆没熄火的车子当路障，她可是穿着窄裙耶！要怎么爬过这堆废铁去上班呀！可恶，纹丽火大的踢了车子一脚，当然车子是文风不动稳如灰山，但是她的脚趾可就痛死了。

“踢我的爱车出气没关系，可饲请保重一下自己的贵脚。”

那……那耳熟的揶揄……今天早上真是倒楣透顶了，“原来是你这么没公德心，这儿可是公用出入口，请尽快移开你这台挡路的怪物，好让我过去，我赶时间。”

“早安，纹丽。”裴皓晟那可恶的笑脸让她看了一肚子火气更旺。

“不早了，拜托你快一点好吗？我赶不上火车了。”

“哟，你每天早上都摆这种脸色上班，不怕让公司同事看了消化不良吗？”

“关你屁——”不，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，“废话少说，你快把车弄走。”

好像故意整她似的，他慢条斯理的“漫”步到摩托车前，很酷地跳上车子，但是没有一点要移动的意思。两人大眼瞪小眼地对视一秒，纹丽终于气竭地说：“你让是不让呀！”

“早上睡迟了？上班要迟到了？”他挑起一眉，悠哉地一手靠着车把手，一边问。

“明知道还问什么！”她一副要揍人的喷火口气。

“我送你去吧。”他简洁地说道。

纹丽瞪大眼。

“像我如此具有绅士风度的男士，怎么舍得看到你为了赶着上班，连火气都赶出来了。女孩子还是要面带笑容才可爱。上来吧，我送你，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荣幸能坐我的爱车后座，不过，我乐意为你破例。”

怎么办？要坐——想到要搭这花花公子的车，她的贞操……不坐？她的全勤奖金眼看就要飞了。啊！去它的贞操，还是钱比较重要！

他突然放声大笑。“你的表情真有趣，我是请你上车，不是要叫你赴刑场。”

依她看，两者距离不大。“坐就坐，有什么好了不起的。”她很怕死耶！

就在她为难之际，他却二话不说地脱下身上那件衬衫，“绑在腰上就不会露出腿来了。”

仅着黑色紧身汗衫的他，现在倒有点像“黑”马王子。

“不要误会。”似乎怕她太感激，他坏坏地说：“我是怕引起交通事故，为了别人的心藏着想，还是别太惹火了。”

嘿嘿，以为这样就能打倒她了吗？同样的招数已经不